

红色周口 薪火相传

——周口日报《红色记忆》红色故事精粹(四)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黄佳

他信革命 我信他

2006年4月25日，新华社向全国播出生稿《李子纯：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》。当天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各大媒体都报道的李子纯的革命事迹。

李子纯是周口市西华县东夏镇杨树李村人。

1927年3月至6月，李子纯受党组织派遣，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。在讲习所里，李子纯多次聆听党的卓越领导者毛泽东及恽代英、彭湃、方志敏、夏明翰系统讲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农民问题》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等课程。

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李子纯打入国民党周口市党部，任组织部长，暗中支持、组织工人和手工业者开展革命活动。

1930年3月，李子纯按照党的指示，利用与吉鸿昌的同乡关系，打入吉鸿昌率领的十一师，是该师地下党的负责人。

1932年初，吉鸿昌从欧美考察回国，秘密策动旧部进行抗日反蒋起义。他派人秘密前往湖北黄陂一带，找到李子纯，约其抗日反蒋。不久，吉鸿昌秘密抵达黄陂，派人与李子纯联络，约定同时起义。重兵围击，吉鸿昌起义失败。李子纯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预感到敌人必然要在内部进行血腥镇压和清洗。他身居虎狼之地，处乱不惊，果断组织部队中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隐蔽疏散，自己却冒着随时遇害的危险，继续坚持秘密工作。

1933年夏，李子纯身份暴露，在生死攸关之际，李子纯把事先准备好的特别通行证让给了其他两位同志，自己不幸被捕。国民党特务以高官厚禄诱降，李子纯怒斥：“想用小恩小惠让我叛变革命，休想！”敌人恼羞成怒，遂严刑拷打逼问，李子纯坚贞不屈、视死如归，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：“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，为全人类谋生存的。要口供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！”

李子纯被捕四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凶残的敌人偷偷把李子纯挟持到在湖北省黄陂县（现武汉黄陂区）宋埠南门外的河滩上。李子纯毫无惧色，视死如归，放声大笑，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，英勇就义，年仅34岁。

“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，革命胜利哟你回头，老妹等你哟长相守，老妹等你哟到白头……”柔肠百转的歌声中唱的是革命战争年代，妻子对参加革命丈夫的不舍与支持，也是李绍梅对丈夫李子纯深情守望的写照。

“爷爷很少回家，由于革命工作的保密性，即使回家也很少提及工作。”李子纯的孙子李九星说，“我爷爷牺牲的消息，太奶奶和奶奶到去世都

不知道，她们一直坚信爷爷有一天会回来。”

李九星说：“新中国成立后，人们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，奶奶天天盼着我爷爷归来。只要邻村参军的人回来，奶奶总是第一时间前去打听爷爷的消息。然而，她每次都是失望而回。”

李之纯的母亲李王氏年龄越来越大，腿脚和眼睛愈发不好使，后来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即便如此，李王氏每天到家门口的那条马路上张望。这背后，是一位老人对儿子深深的牵挂与思念。再后来，她只要看到有年轻人走来，就会上前问：“你是我家留（李子纯乳名）吗？”1960年冬天，李王氏临终时，仍念叨着儿子的名字。

李王氏走后，李之纯的妻子李绍梅独自扛起养育5个孩子的重担。可以想象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独自养育5个孩子是何等困难，然而，李绍梅从未忘记过李子纯。即便李子纯一直杳无音信，李绍梅仍一直倔强地等待着。

“奶，这些都是破烂，别拾了，扔掉吧。”“可不管，那是你爷爷的文件，我得给他保管好。”

“奶，那是我爷的照片，他不会吃饭。”“不，你爷他写字累了，该吃饭了。”

李九星的爱人王慧芳说，李绍梅晚年几乎每天都重复着捡纸片儿、给李子纯的照片喂饭。只有他们明白，李绍梅等李子纯等得苦啊！李绍梅从满头青丝等到白发苍苍，从桃李年华等到耄耋之年！

1993年冬天，李绍梅闭上了眼睛，与她心心念念的李子纯再也没有见上一面。出殡那天，李九星的家人将李子纯唯一的全身照与李绍梅的遗体放在了一起。

参加革命，为国赴难，带着对亲情的依依不舍，盼望革命成功归来重聚，然而，李子纯再也没有回来。“爷爷不惧牺牲、顾全大局的英雄主义，奶奶牺牲小家为革命的精神早已融入这个家中。”李九星自豪地说，“爷爷是为革命而牺牲的，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。我们没有让爷爷失望，家中有6人是党员，红色革命精神的血脉一直在我家延续。”

亮堂的堂屋内，李九星眼含热泪，捧着李子纯的遗像说：“爷爷牺牲前，有好多人都劝爷爷，干革命是掉脑袋的事。爷爷说，既然干革命，躺在棺木棺和躺在荒山沟是一样的。”

一个守望儿子30多年。从小就机灵的儿子，你快回来，革命都胜利了，别人都回来了，你也会回来，30多来，我天天到村头等你，我要最先见到我的儿子。

一个守望丈夫60多年。尽管你回来很少，夜深了，你该歇歇了。别写

了，该饿了，饭不熟了，吃点饭吧。我是你的妻子，到死我也和你在一起。

- 她把青丝等成白头
- 把顾盼明眸等成双目失明
- 把岁月等成了故事
- 这是一份对爱情的坚贞守望
- 更是一份对革命的坚定信仰
- 凝成一句话：他信革命我信他
- 两个普通女人，一对婆媳，也许不知道多么高深的理论，但是却用一双柔软的肩膀，支持儿子、丈夫的信仰。他信革命我信他！

“无名”烈士陈光瑞
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来到郸城县丁村乡陶店村开展地下斗争。由于叛徒出卖，他不幸被捕。面对严刑拷打，他始终没有出卖同志。在敌人的铡刀下，他拒绝说出任何秘密。最终，怀着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，他悲壮地走了……

据村里老人讲，地下党员陈光瑞是河北人，也有人说他叫陈先瑞，是部队的一位“财务长”。1948年大军南下时，他因伤病留在后方，受上级党组织委派来到豫东一带开展地下工作，后到鹿邑一带寻找地下党组织，公开身份是牛贩子。因为他负责为党组织筹款筹粮，当地人都称他“陈财务长”。

陈光瑞受上级指示，到汲水、丁村一带侦察反动组织活动情况。为找个隐身安全处，陈光瑞来到离陶店村不远的后左楼村，以外地买牛人的身份与当地一位左姓农民相识，并结为干亲家。当时，国民党反动武装气势汹汹。陈光瑞白天躲在干亲家后院放草的一间屋里，夜里才能与地下党组织接头。

这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早晨，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以偷袭方式，包围了陈光瑞干亲家的院子。一群匪徒围上前去，抓捕了陈光瑞。

陈光瑞被绳子捆着，来到了陶店村村头，被绑到一棵树上。几个匪徒扒光了陈光瑞的上衣，又砍来几根带刺的荆条，劈头盖脸对陈光瑞打去。一荆条下去，血直往下流。面对敌人的拷打，他只承认自己是做买卖的，其他的一概不说。陈光瑞的牙被打掉了，血顺嘴直流。

恼羞成怒的敌人对陈光瑞上了大刑，让他坐“老虎凳”，百般折磨。这时，远处传来隐约的枪炮声，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从汲水正往这里打过来。

敌人慌了手脚，找来一个铡刀，放到离审讯地方不远处的一个庙台上。把陈光瑞拉到庙台上，按在铡刀上。扶铡刀的匪徒对陈光瑞大喊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再不说，可就按铡了。

陈光瑞意志很坚定，坚决不说出

党的秘密。气急败坏的敌人最终下了狠手。铡刀之下，陈光瑞壮烈牺牲。最后，敌人还向陈光瑞身上打了一枪，匆忙往南逃窜了。

这时，村里群众围了上去，有人把陈光瑞的遗体拉到了附近的一处乱葬岗，据说当天夜里被地下党偷偷掩埋了。

多年来，当地村民提起陈光瑞，啧啧称赞的同时，也不无遗憾。“陈财务长”身份一直很神秘，当时，敌我双方“拉锯战”很激烈，党组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。陈光瑞的家庭详细地址至今还不清楚。或许，远方的亲人至今仍在翘首以盼他的消息。

如今，亲眼见证这一悲壮事件的人大多作古，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寥寥无几。

最近几年，有红色文化志愿者查阅鹿邑、郸城两地党史资料、烈士名录，也没有陈光瑞的一点信息。有村民说，听长辈人介绍，陈光瑞可能是河北保定人。

今年清明节前夕，周口日报《红色记忆》采访组专程赴陶店采访，几位村民亲眼目睹过陈光瑞就义的场景，流泪讲述了陈光瑞的英勇事迹。记述陈光瑞事迹的通讯《铡刀下的永生》在《周口日报》刊发后，引起了《保定日报》的重视，他们随即转发这篇文章，渴望找到陈光瑞的身份信息，可是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

陈光瑞，虽说有名，也同无名。我们仅仅知道这个名字。他家是哪里的？多大年龄？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葬在何处？这些到现在还是个谜。

在周口，有档案可查的烈士4300多人。那么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牺牲的无名英雄又有多少？

在全国，约有2000万名烈士，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300多万人。

烈士生前为国为民献身，根本没有想到留下自己的名字，他们想要留下的是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。

作为后来人，我们只有秉承烈士的精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唯此烈士才能活在后人心中。

《不掉队的红军团长》《水东四任书记壮烈殉国》《母亲最后的眼神》《是母亲更是英雄》《攒钱买爹》《父亲的模样》《婆媳相守》《无名的烈士》……这些红色故事里，有如磐的初心、如山的信仰，有精神的谱系、制胜的法宝，有我们党的红色基因，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、性质宗旨、铁的纪律、政治本色，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

周口大地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，需要我们去挖掘整理、宣传报道，这是我们媒体人义不容辞的担当。讲好周口红色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让我们用纸和笔，画面和声音，向革命英烈致敬！②7